

警界核心系列读物

犯罪与反犯罪实录



絕命

十三之魔

說案編委會 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警界核心 系列读物

犯罪与反犯罪实录

第一輯
說案

絕命十三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命“十三鹰” / 《说案》编委会编.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 1

(说案; 1)

ISBN 978 - 7 - 81139 - 388 - 0

I. 绝… II. 说…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5295 号

绝命“十三鹰”

JUEMING “SHISANYING”

《说案》编委会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

印 张: 14. 75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388 - 0/I · 038

定 价: 28.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说案》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周佩荣

副主任：陈学礼 杨玉生

特约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钟文	王建幸	王建武	王晓歧
叶为宝	刘劲青	刘湘奇	陈 燕
李建生	李 红	肖吉华	张兴翠
吴国亮	张晓敏	张新华	时耀华
易剑波	赵 昂	贺友龄	洪顺利
钱百运	徐香荪	曹大良	阎蒙立
傅绍华	戴朝卿		

主 编：易孟林

执行主编：杨益平

执行编辑：朱 然

编 辑：周兰星 方 玲 张莉萍 谷 禾

王 维 佘 敏 方赞迪

情案卷

- 第一章 第三者的悲剧 /2
- 第二章 复制初恋 /9
- 第三章 “借腹生子”演悲剧 /16
- 第四章 大火背后的孽情 /29
- 第五章 女网友的报复 /37

财案卷

- 第一章 斩断攫取国税的魔爪 /46
- 第二章 疯狂的代价 /52
- 第三章 保安大案 /57
- 第四章 “解码大师”的秘密 /65
- 第五章 糊涂的赎金 /69
- 第六章 房东遭遇租房陷阱 /74

重案卷

- 第一章 京九铁路颠覆案侦破纪实 /80
- 第二章 送子观音 /103
- 第三章 赣江边的“黑老大” /108
- 第四章 王牌警察与冷血杀手 /114
- 第五章 绝命“十三鹰” /123

奇案卷

- 第一章 古树历险记 /206
- 第二章 女老板的内心之蛊 /211
- 第三章 为了省钱的杀害 /217
- 第四章 变脸女毒贩 /224

第1000
卷

警界核心系列读物
犯罪与反犯罪实录

情案卷

尽管刘大富知道投身婚外情等于是踩着钢丝在跳舞，尽管罗冬华夫妇知道设下的是只有自己才能钻进去的深不见底的黑洞，但在小年之夜，他们还是一起选择了疯狂……

——第三者的悲剧

畅游网络的他，偶然邂逅酷似初恋情人的女孩，20年来隐藏的情感似山洪暴发般倾泻。他发誓一定不能再次错过这美好的爱情，不惜一切帮助女孩，谁知，一切结束时留下的只是悲哀……

——复制初恋

第一章 第三者的悲剧

钟力福

“二十三，祭罢灶，小孩拍手哈哈笑。再过五六天，大年就来到。辟邪盒，耍核桃，滴滴点点两声炮。五子登科乒乓响，起火升得比天高。”

2007年2月12日，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五，村里的孩子们已经蹦蹦跳跳，唱着童谣，期盼着过年了。古朴的江西省万安县到处洋溢着一派吉祥喜庆的气氛。然而，这天晚上，家住万安县城搞长途客运的老板刘大富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兴冲冲赶赴的一场约会，却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无头尸惊现松树林

万安县窑头镇潭口村上罗组是一个偏僻的江南小村庄，这里风景秀丽，居住着淳朴善良的村民。

2007年2月12日晚9时许，靠马路边的一户村民家中，几个村民正围在一起玩着扑克牌。突然，从屋后传来一阵“咚咚咚”的响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也打扰了这几位村民的牌兴。村民们一边埋怨一边决定去看个究竟。

借着应急灯的光，村民们来到屋后，隐约看到有个人迅速逃向松树林中。村民疑惑着继续向前走去。在距离房屋约20米远处，靠近松树林的一个树坑里，只见一名男子仰卧着，一动不动，一双只穿着白袜子的脚格外

醒目。“不好，有人受伤了！”村民们走近一看，树坑旁边有一把沾着血迹的屠刀，地上到处是血，再仔细一看，发现那男子的脑袋却不翼而飞。村民们惊惶失措，吓呆了：原来刚才发出的沉闷声是有人用屠刀在砍人头。村民当即打电话报了警。

这是万安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发生杀人分尸案，作案手段残忍，时间又临近年关，影响极为恶劣。接到报警后，万安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窑头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县委政法委书记胡影秋，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王先明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现场就在靠路边这户村民的屋后，离村主干道的水泥公路约50米。人们在水泥公路上发现一大滩血迹，小路上一前一后遗留着两部摩托车。树坑里死者的颈部被砍断，无头，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周围没有发现死者的脑袋。

死者的脑袋又到哪里去了呢？

六小时锁定凶手

死者是谁？是仇杀、还是财杀或情杀？是谁胆大包天，如此凶残地杀人而且分尸后弃尸荒野……一系列的问题等待着民警们去寻找答案。

当晚9时20分，警方紧张的侦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条条线索从四面八方汇集，民警的视线慢慢在扩展。

13日凌晨1时许，死者的身份已查清。刘大富，44岁，万安县城人，经营江西万安县至福建石狮的长途客运班车，家境富有，社会交往复杂。经查证，现场遗留的其中一辆摩托车是刘大富的。

办案民警在调查中了解到，死者在12日晚上8点还在县城里与朋友一起吃饭，为何一个多小时后就会身首异处，死在离县城20多公里外的乡下小树林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各路信息也一条一条地反馈。死者社会交往虽然复杂，但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仇家，也没有发现与别人有过争吵。死者身上所带的现金、银行卡并未取走，表明不是杀人劫财。上山搜捕的群众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只有设卡的一个卡点民警反映：有人开着摩托车冲卡，他手上还提了东西，由于夜晚太黑，看不清是什么，追了一下也没有

追上，但驾驶员身上干净，不像是作案人。案件一时陷入了困境。

随着办案民警调查的进一步深入，现场访问的民警们取得了重大进展：遗留在发案地的另外一部摩托车是居住在距现场不远的罗秋华所有。案发后，罗秋华来到现场围观，并对在场的其他村民说，他的摩托车放在家门口被人偷走了，想不到在发案现场找到了，他还说可能是打架的人先到他家偷车子，然后骑到松树林中打架的。

细心的侦查民警觉得罗秋华的话非常可疑：罗家距离案发现场大概有300米左右，罗氏三兄弟的住房就在一起，他们家养了好几条狗，都特别凶。按理说狗这么厉害，摩托车放在门口被偷掉的可能性极小。另外，如果是凶手会先到现场的一个村庄上去偷一部摩托车，然后再去现场杀掉人，而且被害人的车也在附近，这很难解释！民警们当机立断，对罗家进行全面布控。当晚，在罗秋华家的楼梯间灶膛内发现了藏匿的血衣血裤，罗氏兄弟俩有重大作案嫌疑！

凌晨3时许，案情进一步明朗，警方确定：此案是罗家老大罗冬华与妻子陈香英所为。此时，距离报案时间仅6个小时。

客车上的风流孽情

罗冬华一家是随着国家“七五”重点工程——江西万安水力发电厂的建设，在上世纪80年代由库区武术乡移民至潭口的。同是移民的陈香英，自小长得聪慧漂亮，长大后更是成了众多小伙追逐的对象，虽然门槛踏破，但陈香英还是看中了住得不远、长她七岁的罗冬华。陈香英不顾罗家家境贫寒，毅然选择了嫁给罗冬华。日常生活中，罗冬华对妻子百依百顺，从来不与妻子争吵，大大小小的事都依着她。婚后，两人一直恩爱。一年后，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儿子出生了。几年后，陈香英又生了个儿子。罗冬华与妻子商量决定，把儿子放在家中，夫妻俩一起去福建晋江打工赚钱，贴补家用。几年下来，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干和吃苦精神，罗冬华掌握了一手精湛的制鞋手艺，在一家鞋厂当上了主管。陈香英也在相隔不远的另外一家厂子找了一份工作。这样，两口子的日子渐渐地越过越好。

2003年暑假，儿子放假了，陈香英回到老家接儿子去福建玩，搭乘上

了刘大富开往福建晋江的客车。一路上，在拥挤的车厢内，刘大富对带着小孩的陈香英关怀备至，帮她搬行李，让好位置给他们娘儿俩坐，途中又免费给她饭吃，下了车又给她联系回厂的车子，因此陈香英对刘大富有了好感。儿子在晋江玩了一个多月，要开学了，罗冬华让陈香英把小孩送回万安。无巧不成书，刘大富巡视完班车线路正要赶回万安，陈香英再次遇上了刘大富。正是这次，陈香英漂亮，能说会道，时时博得刘大富的好感，两人在车上谈笑风生，在频频的眼神交流中，刘大富与陈香英慢慢地产生了一种暧昧的情调。长途客车单调的气氛却隐藏着暗送秋波的这对男女激动不安的春心。这次，两人发生了性关系。

随后，刘大富为陈香英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手机成为他们情丝不断的“红娘”。几天后，陈香英又赶赴福建晋江打工。这次，刘大富也应约而去。有一次就有第二次，而刘大富对陈香英的感情日益加剧。于是，刘大富隔三差五地随车到晋江找陈香英厮混。宾馆、公园、广场，都变成了他们鬼混的场所。有这么一个男人呵护自己，对成天在工厂里上班、生活枯燥无味的陈香英来说，很满足。

以后的三年中，陈香英无论在哪里，每个月至少都要与刘大富联系一次。刘大富头脑灵活，生意场上做得风生水起，如鱼得水，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自己只生有一个女儿，膝下无子。每每和陈香英亲热后他都会发出叹息，多次要求陈香英与罗冬华离婚，带着其中一个儿子与他结婚，他承诺会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待她带来的小孩。陈香英本就对丈夫心存愧疚，更不敢轻易答应刘大富。一段时间后，刘大富见她没有反应，又说：“要不你给我生个小孩吧，你虽然结扎了，我可以出钱到大医院去让你做输卵管复通手术，然后我们一起生个儿子，这样，既对得起我们的感情，以后又可以继承我的家产！一举两得。”陈香英回答说罗冬华肯定会阻挠。刘大富又给她打气，说只要陈香英考虑好了，在万安县无论是走法律程序还是私下了结，他都摆得平，不怕罗冬华不同意。毕竟与罗冬华有着十几年的夫妻感情，陈香英一直没有答应，但两人仍然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奸情败露埋下祸根

2006年9月的一天晚上，陈香英正在洗澡，她放在床上的手机突然收

到一条信息。罗冬华随手拿来一看，信息很暧昧。他心存疑虑，难道妻子有外遇？他马上回过去一条信息，信息又回了过来，同样是比较亲热肉麻的内容。罗冬华沉不住气了，待陈香英洗完澡回到房间后责问起她这是怎么回事，可陈香英当即予以否认，说只是工作中的客户在开玩笑。出于对妻子的信任，罗冬华当时什么也没说，因为他知道妻子原来在家里没有相好的男子，但罗冬华还是暗暗地记下了这个手机号码。之后，罗冬华通过朋友查清了手机主人的身份，原来是县城做客运的老板刘大富。

10月的一天，放心不下的罗冬华回到万安县城找到刘大富想证实一下他是否与妻子有那么一回事，两人相约在万安县的假日酒店见面。看见在外打工回来的罗冬华只身一人来找他，刘大富认为自己是万安县城长大的本地人，有势有权，对付一个打工仔算得了什么，况且他罗冬华又没有抓到证据。极大的心理优势使他根本没把这个常年在外打工的“乡巴佬”——罗冬华放在眼里。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与陈香英有这种不正当关系，反而要挟罗冬华说：“在万安县随便你怎么来，我随时奉陪，况且我知道你家还有两个儿子。”从此，罗冬华心中积下了一肚子的怨气，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转眼间到了2006年年关，从厂里放了假的罗冬华夫妇一起回到了万安老家过春节。2007年2月10日晚，还在惦念着妻子与刘大富关系的罗冬华想了一个办法。他知道妻子比较信迷信，便对妻子说：“我问了仙婆，仙婆说我妻子与他人有奸情好几年了。是不是这样？你只要说清楚了，我不会追究的。”一贯迷信的她认为隐瞒不住了，便一五一十地把她与刘大富三年的奸情告诉了罗冬华，还说了刘大富要她离婚，要她为他生个儿子的事。自己的猜测得到了证实，罗冬华当即火冒三丈，打了妻子一个耳光。想起自己在外拼死累活，处处体贴爱护着妻子，而妻子却背着自己与别的男人有奸情，本就内向的罗冬华实在接受不了这种无情的事实，当晚他一夜未眠，心里就像打翻了的五味瓶，无法平静。

疯狂男女的死亡之约

第二天，是罗冬华弟弟的乔迁之喜，作为大哥的他当然要去帮助招待客人。前一个晚上没有合眼，他双眼红肿，布满了血丝。为了不被别人发

现，也是为了不扫弟弟的喜庆，他戴着墨镜强打精神为弟弟忙活了一整天。晚上，两夫妻虽然住在一起，但谁也没有说话，罗冬华更是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12日下午，弟弟家的客散了，罗冬华夫妇带着小孩一起到山上砍柴。看着两个可爱的儿子，想着自己老婆与刘大富的苟且之事，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罗冬华，脑子里翻江倒海无法抹去耻辱的阴影。刘大富在万安县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势力这么大，自己以后还要在万安县生活，两个小孩过完年后也打算送到万安城里念书，刘大富却以两个小孩来要挟自己，要自己的老婆给他生个小孩或者离婚，这不是明摆着要拆散自己的家吗？自己却无能为力，以后该怎么过日子呢？一个男子汉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真是欺人太甚了。

罗冬华越想越不是滋味，思来想去，最终横下一条心，干脆把刘大富干掉，一了百了。于是他对陈香英说：“我给你开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你跟那个男人合伙把我杀死；第二条路就是我和你合伙把他弄死。前面两条路如果你都不同意的话，只有离婚，离了婚之后两个小孩子全部归我，家里的财产你也同样不能享受。”在罗冬华的一再威逼下，陈香英答应了丈夫的要求。

两人仔细商量，精心设计了一条毒计：由陈香英打电话给刘大富，约他当晚来潭口上罗松树林中约会，趁约会时干掉他再分成几块，连夜用袋子装好丢到另外一个乡的大水库沉入水底，年后，两人一起外出打工，一走了之，肯定神不知鬼不觉。

想好后，他们马上行动，下午4时多，两人一起来到街上的公用电话亭，陈香英拨通了刘大富的手机。刘大富听到久未见面的情人主动约他，满口答应晚上9时左右在潭口上罗的松树林中约会。

回到家，罗冬华准备好了屠刀、塑料袋、木棍，趁无人之时先放到了松树林内。当晚9时许，刘大富趁着月色骑着摩托车兴致勃勃地来到上罗的松树林中。见到久别一年多的陈香英还是那么妩媚动人时，刘大富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当即抱着陈香英亲吻起来。此时，埋伏在旁的罗冬华看见自己的妻子被别的男人又抱又亲，拿起棍子对准刘大富狠狠地打了下去，心虚的刘大富见是罗冬华，吓得丧魂落魄地撒腿就跑。罗冬华在后面紧追不放。刘大富跑到水泥公路后，又被罗冬华追上，愤怒到了极点的罗

冬华举棍猛击刘大富头部，当即将刘大富打晕在地。杀红了眼的罗冬华夫妻又轮流对着刘大富殴打了十几棍，直到他气绝身亡。夫妻俩把刘大富的尸体拖回松树林中，丢进一个树坑内，取来事先藏好的屠刀，开始分尸。罗冬华刚刚把刘大富的头剁下来用塑料袋装好，突然发现有人带着应急灯朝这边走来。罗冬华夫妻害怕被人发现，惊慌得仓皇逃跑。罗冬华拎着装着刘大富脑袋的塑料袋在慌乱中也掉在了田边的水沟里。如惊弓之鸟的罗冬华夫妻回到家后，两人洗完澡，把沾满了血的衣服藏在弟弟家的楼梯间和灶膛里。自以为天衣无缝的罗冬华夫妻俩，没料到仅仅6个时后就被万安警方拘捕归案。

第二章 复制初恋

夏万全

恨不相逢

年近不惑的陈飞是安徽合肥一事业单位的员工，他已结婚并有个6岁的儿子，一家三口过着十分平静的生活。平时，白白净净的陈飞鼻梁上总是架一副眼镜，显得斯文儒雅，他性格内向，言语不多。2004年10月，陈飞添置了一台电脑，迷上了网上聊天。11月的一天深夜，他正坐在电脑前打着哈欠，一阵“滴滴滴”的信号让他为之一振，定睛一瞧，胖胖的小企鹅已变成一位闪烁的大眼睛姑娘，点击查看，是一个网名叫“香香米”女孩主动申请了好友。

“香香米”落落大方，单刀直入，说自己是皖东曲阳五中的高三女学生，真名叫徐晓雅，不满18岁，学习压力非常大，周末到网吧来放松一下。

陈飞嘴角掠过一丝微笑，立马回复：“调皮的小妹妹，不想撩开神秘的面纱，拿哥哥开涮？”

“我可没你那么虚伪，不信你可以视频嘛？人与人之间要多一份信任，少一份猜疑！”“香香米”打出一个嗔怒的表情。

陈飞打开视频的一瞬间，像猛地被电击似的，他“腾”地挺起身。他

揉着眼睛，哆哆嗦嗦地点上一支烟：“我的天呐，这怎么可能呢？视屏上的女孩太像她了，那圆圆的脸，长长的睫毛和会说话的眼睛，这个清纯而富有朝气的少女简直是她的翻版。”

陈飞内心深处埋藏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这让他永难释怀，读中专时他和班里一个叫娟子的姑娘热恋了两年，谁知毕业时娟子的父母活生生地把他们拆散了。那天，他们在合肥西郊的蜀山分手时，娟子扑在他怀里哭得泪如雨下，千叮咛万嘱咐让他等着自己。谁知这一等就是二十年，娟子再无音讯。后来已过而立的他草草地与另一个大龄女子结了婚，他感到没有浪漫爱情的婚姻是人生一大缺憾，他厌倦这种不咸不淡的日子，每次为琐事与妻子争执之后，他就会想起温柔的娟子。

网络就是这么神奇。这个叫徐晓雅的少女竟然与娟子长得如此相像。显示屏渐渐地模糊起来，不过他很快就清醒了，长长地叹口气说：“只可惜你太小，还不懂。”

那天晚上，陈飞一改往常的漫不经心，滔滔不绝地大谈感情问题。是啊，这二十年来的相思之苦已如决堤的洪水，而倾诉的对象就是“娟子”。徐晓雅似乎特别信任他，这个善解人意的姑娘静静地听他诉说，不时地安慰他。

午夜时分，徐晓雅准备下线时。陈飞涌上一种相见时难别亦难感慨，他依依不舍地打下几行字：“但愿天天见到你，要好好学习，有困难，哥哥帮助你。”

烟雾缭绕中，陈飞呆坐在电脑前，鬼使神差地在徐晓雅的留言上打下“恨不相逢”几个字。

相约庐州

一连几天，徐晓雅都是离线，陈飞凝视着电脑，怅然若失，彻夜难眠的陈飞知道自己冰封已久的情感正渐渐复苏，那粒爱的种子正复苏萌发，他爱上酷似小娟名叫徐晓雅的姑娘了。又是一个周末，陈飞谢绝同事的邀请，归心似箭，一到家就直奔电脑，果然徐晓雅已经上线。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君未赠我明珠，姑娘我忙于求学待字闺中，这不会比喻我的吧！”

“你不仅懂得很多知识，还非常直率。”

“还像你们那个时代，一个个不是傻乎乎的，就是伪装。人要敢说敢想，敢爱敢恨。”徐晓雅反唇相讥。

与徐晓雅网上聊天的一个多月内，陈飞已然回到与娟子相恋的日子里，对徐晓雅的情感不仅是对娟子的再现，甚至已有了几许超越。

陈飞发现徐晓雅上网的频率越来越高，他满腹狐疑。徐晓雅苦笑之后，故作轻松地说“我不准备上学了，老爸做生意蚀了本，到外面逃债去了，我没钱交下学期的学费，我想春节之后出去打工。”闻听此言，陈飞血往上涌，陡然生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高中就快毕业，这时辍学太可惜了，千万别犯傻，哥哥我资助你，你开一个账户，明天我就将钱汇过去。”

“萍水相逢，这怎么好意思呢？”徐晓雅显得十分羞涩。

第二天，徐晓雅收到了3000元钱，她千恩万谢，发誓要还他的钱。陈飞不以为然，晓雅是娟子的“再现”，这份情感就是纯真初恋的回归。

几天之后，正在上班的陈飞手机突然响起，这是他与晓雅第一次通话。徐晓雅说与两个女同学到滁州来买学习资料，兜里的钱全被小偷偷走了。于是陈飞火急火燎地汇去4000元钱。

第二天，陈飞在聊天室里再见到晓雅时，不禁百感交集，心花怒放。徐晓雅说早已深深地爱上了他，她看不起那些轻佻、无所事事的“黄头毛”，她梦中的情人就是陈飞这样成熟稳重，负责任，感情丰富，可托付终身的男人。她期盼着大学毕业后嫁给陈飞，但她绝不会破坏他的家庭，如陈飞不愿与妻子离婚，她心甘情愿做他的“铁杆情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徐晓雅把“情郎”两字打成“情狼”。陈飞竟特别喜欢这个“狼”字，狼贪婪、凶猛，这正是他身上所缺乏的男子气魄，他暗下决心再不会像以前那样优柔寡断失去良缘了。

大年初六，正是2月14日情人节，陈飞在电脑前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晓雅露面，正纳闷时，他的手机响了，“‘情狼’哥哥，今天我给你一个惊喜，我现在就在合肥。”陈飞大喜过望，逃出门买了一捧玫瑰，拦辆出租车，在三孝口门前见到日思夜盼的“情人”。当晚，陈飞在旅馆里订了一个房间，徐晓雅投怀送抱，一切都顺理成章。

坠入情网的陈飞一改往常的木讷，每天春风满面，活力四射。

倾其所有

徐晓雅又有几天没有露面，魂不守舍的陈飞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当他茶饭不思的时候，一个广州的长途打进了他的手机。徐晓雅泣不成声，原来她轻信朋友，找到一个在广州打工的初中同学，不想刚出虎口又入狼窝，同学原来是干传销的。传销里的头目威胁她，要么老老实实地去做传销，要么拿两万元钱来。她哭求着“情狼”哥赶快救她跳出火坑，陈飞眼皮都没眨，将一万元分几次汇到了徐晓雅的帐户上。

绵绵的春雨中，陈飞撑一把伞伫立在站台上，焦急地等待着徐晓雅的归来，一阵长长的汽笛声过后，身着红色风衣的徐晓雅从刚刚停稳的火车上飞奔过来，扔掉行李，一头扑进陈飞的怀里，搂着他的脖子泪雨纷飞，一阵狂吻。

吃完饭，迫不急待的陈飞拉着徐晓雅直奔旅馆，然而徐晓雅神情十分的怪异，左躲右闪执意不从。陈飞百思不得其解，徐晓雅“扑通”跪下，抱着他的腿失声痛哭：“我对不起你，你打我吧！”徐晓雅面露愧色：“我失了身，染上性病，我不能把病染给你。”徐晓雅说，她跟人到广州后，那个不怀好意的家伙把她给灌醉后奸污了她，还讽刺她是个处理品，更要命的是把梅毒染给了她。

见陈飞木桩似的站在门前，徐晓雅泪如泉涌：“‘情狼’哥，我不怪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了我最真诚的爱，也许今后我不会再遇到你这样的人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加倍偿还你资助给我的钱。”

陈飞的心又软了下来，喃喃自语：“冤家，冤家！”第二天他请假陪着徐晓雅到医院诊断，果真患上了淋病，幸好不是太重。治疗几天后，徐晓雅说要拿点药回家，陈飞把她送上长途车，透过玻璃窗，陈飞看到徐晓雅泪眼婆娑。

陈飞的妻子很快就发现家里的现金不对劲，她追问陈飞，他竟来个死活不吭声，妻子大吵大闹一番之后，抱着孩子回了娘家，临走时，她丢下一句话：“不把事情说清楚，不把钱拿回来，咱们法庭上见！”

徐晓雅家中祸不单行，父亲犯罪被抓捕入狱，母亲又患上重病，弟弟又小，陈飞隔三差五地就要汇钱给她，但她最终还是辍学了。令陈飞感动